

器物、文化與人：以南島語族的討論為例

陳玉美

“‘Austronesian’ is the name of a very old and widespread language family; it is neither a people nor a culture.” (Solheim II 1984-1985 p.77)

「南島語族是一個古老、廣佈的語族，它既不是個人群也不是個文化」

前言

二〇〇一年八月，經典雜誌經過兩年的籌備之後，推出了當年的年度企畫—「南島語族專題」，並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推出「南島語族的家」特展；二〇〇三年七月九號，公共電視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共同製作的「發現南島」影片系列，正式播出。經典雜誌與公共電視的這兩個企畫案，配合著相關的展覽與活動，所以特別突出。另一方面，這也可以說是近年來南島語族的議題在台灣受到極大關注，一個具體而微的展現。近幾年來的“南島熱”實在與澳洲國立大學的考古學家Peter Bellwood提出的一「台灣為南島語族的起源地(homeland)」的說法有極密切的關係。不過，此說一出，卻也逐漸脫離了考古學研究的脈絡，受到不同程度的挪用。“原鄉”、“起源地”都極易勾起鄉愁與情感的線，遭到不同的挪用，似乎也是一個難以避免的結果。¹儘管如此，本文的主旨乃在於介紹考古學與南島語族播遷研究的關係，並將之放回考古學研究的脈絡之中。現代人在非洲起源之後，到底如何、為何廣佈全球各地？也就是說，一個有關人類世界史的探討，才是此類研究的核心目標。以下將就南島語族的發現、歷史語言學的研究、考古學與語言學的關係，作一簡單的介紹，最後並以南島語族的相關研究為例，進一步敘述考古學與人類播遷史的關係。

發現南島語族²

雖然現在「南島語族」一詞，似乎多數人皆能朗朗上口，不過將這廣大範圍—西起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東至復活節島，北起台灣³南至紐西蘭—佔地球面積三分之一以上的海域，成千上萬的島嶼上的居民所說的語言接上關係的，卻是十七世紀初活躍於印度洋與東南亞海域的荷蘭人。一六〇〇年，荷蘭（商）船在馬達加斯加島進行補給之後，一路航行至印尼，他們發現馬達加斯加島民所說的話與馬來語極為相似。一七〇八年，Hadrian Reland根據荷蘭人Jacob LeMaire在一

¹ 請參考王明珂 2001 「起源的魔力與相關探討」。語言暨語言學 2 (1)。

² 更進一步的討論，請參考本專題中何大安先生的文章。

³ 也有學者認為南島語族往北分佈至日本。

六一五年所收集的西波里尼西亞語料，進一步指出其與馬來語的相似處，也就是說，與馬來語相似的語言往東南延伸到波里尼西亞。之後，隨著不同地區語料的增多，這個範圍遂逐漸擴大。到了一八三八年，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了

“Malayo-Polynesian”一詞，統括分佈於島嶼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的語言。一九〇六年，奧國民族學家（同時也是語言學家）Wilhelm Schmidt提議以“Austronesian”（意為南方島嶼）一詞取代。⁴與南島語族相關的歷史語言學的比較研究，在十九世紀就有荷蘭學者Hendrik Kern等人開始，不過第一個系統的有關原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語音與詞彙的重建工作，卻是由德國醫生/語言學家Otto Dempwolff完成。⁵

由上所述，「南島語族的發現」，基本上可以說是地理大發現、西方重商主義與資本主義擴張的副產品。

從語言入手的歷史研究

透過歷史語言學的比較研究，以探討人類的歷史，已經有兩百年以上的歷史。而透過語言臆測遙隔兩地的人群的親緣關係，進而推測其遷徙路徑、文化與歷史的關係，早在十七世紀文獻中即可見到。如一六五〇年，Menasseh ben Israel就記錄了Aaron Levi提及其曾在Quito山⁶附近，遇見了操希伯來語的美洲印地安人。⁷一七八六年Sir William Jones提出並論證了古希臘語、拉丁語與梵語之間的關係⁸，奠定了日後比較語言學的基礎，也奠定了十九世紀歷史語言學的發展⁹。十九世紀的語言學研究者，確信透過語言的分析可以理解、重建人類的歷史。如當時的語言學家Donaldson就說：「There is in fact no sure way of tracing the history and migrations of the early inhabitants of the world except by means of their languages; any other mode of enquiry must rest on the merest conjecture and hypothesis...」。「只有透過人們的語言才能夠追尋世界各地早期人類的遷移過程及其歷史；所有其他的方式都只能建立在臆測與假設之上。」約二十年後，另一位語言學家Craik也說：「Each language has a life of its own, and it may be made to tell us its own life, so to speak, if we set the right way to work about it.」

「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們能夠運用適當的方法加以探討，就能讓它說自己的故事（生命）」。透過詞彙的重建建構歷史的傳統，就建基於此。而此一傳統又與之後南島語族的研究，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在台灣的说法，關係密切。

⁴ 其主要的目的是避免誤解，如使用 Malayo-Polynesian，就可能誤以為 Melanesian 不在其內。

⁵ 請參考 Blust, R.1995,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9(4).

⁶ 位於今日美國東北之緬因州。

⁷ 此類臆測，一直持續至今。20 世紀較知名的如 Von Daniken.

⁸ 也就是日後所謂的印歐語族(Indo-European)。Indo-European 一詞是 1914 年 Thomas Young 所創。

⁹ 到了二十世紀，歷史語言學在語言學的研究中處於邊緣的地位。

考古學與語言學

雖然透過歷史語言學建構歷史的傳統始於十九世紀。不過歷史語言學與考古學的互動卻是較晚期的事。南島語族相關的歷史語言學的比較研究在十九世紀就有荷蘭學者 Hendrik Kern 等人肇基。不過這一廣大地區的考古學研究卻遲至二十世紀初期與中期才陸續展開。

由於早期某些透過語言建構歷史的研究，並不是建立在嚴謹的方法學之上，加上語言的分群常常被民族主義者挪用¹¹，因而使得不少考古學家對其敬而遠之。不過，嚴謹的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成果卻是可以提供假說，建構史前文化史，或者驗證考古學的資料。歷史語言學與考古學的互動/合作關係的密切與否，往往因為各地政治與社會經濟條件的不同，以及機構性質的差異，而呈現出區域性的差別。目前研究成果最明顯的是歐亞地區與大洋洲（印歐語族與南島語族）。歷史語言學提供的假說，考古學家據之進行相關的考古發掘研究工作，加以驗證，雖然有種種問題，不過在某些情況下，語言學者與考古學者的合作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可循。如語言學家 Andrew Pawley 與考古學家 Roger Green 兩人，結合了歷史語言學、比較民族學(誌)、考古學三方面的資料，探討原大洋洲語族(Proto Oceania) 房屋形式與聚落型態，並得到初步令人滿意的結果。¹²

語言學家透過同源詞的分析，建構文化史—包含物質文化、生業型態、社會組織、宗教信仰，同時也建構了不同語言間的關係，並加以分群。可以說，這是一個由語言到文化，語言到歷史關係的過程。考古學家處理的主要是以前人留下的物質文化為其分析研究的主要對象，再配合當時人留下的動、植物遺留，試圖理解、建構當時的社會與文化。這是一個由器物（物質文化）到社會、文化的過程。考古發掘有時會直接接觸“當時人”（如墓葬人體遺留）；語言學的分析，雖然可以確定有話者，可是他/她究竟是何種人，是否一定是何種人，卻無從得知。基本上，考古學與語言學是一種互補的關係。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分子生物學的發展，雖說是為這一方面的研究注入一股新力，不過器物、文化、語言與人的關係仍然是處於一個非常複雜的狀況，不同學科的資料固然可能相互矛盾，同一學科也可能因為所採取的假說與方法的差異，而得出南轅北轍的結果。樂觀者則認為，儘管如此，新的整合的契機也開始漸露曙光。

1 語言年代學(glottochronology)是歷史語言學家計算不同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的利器。不過對於其所根據的假設的基礎，並不為所有的學者所接受。

¹¹ 最明顯的例子是納粹德國。

¹² 他們的例子成功地以考古資料與語言學家利用同源詞所建構出來的史前的物質文化，彼此相互檢證，同時結合比較民族誌的材料，進一步作檢證。(Green & Pawley 1999)

考古學界以「考古學與語言學」為題的專題討論，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開始，陸續出現在主要的考古學刊物。一九九五年年底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第三屆世界考古大會，單單與此一主題相關的文章就有 80 篇之多。會後，這些文章經過編輯、審查之後，結集成四冊論文集，書名就叫「考古學與語言」(Archaeology and Language)。¹³有關這一個主題的研究，可說是方興未艾，並且主要是朝多學科合作的方向發展。以下將以南島語族研究為例，進一步加以說明考古學對此一主題研究的核心目標與其遭遇的困難。

台灣作為南島語族的原鄉：

「台灣為南島語族原鄉」的說法，與澳洲國立大學的考古學家Peter Bellwood以及夏威夷大學的語言學家Robert Blust兩人的研究密不可分。劍橋大學的Colin Renfrew對此則是有間接的影響。Blust（白樂思）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就開始致力於南島語族的研究，建構南島史前文化史與擬測南島語族的起源地。¹⁴Bellwood則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晚期開始對東南亞與大洋洲的考古資料座整合的研究與討論。之後他結合Blust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成果與Renfrew所提的農業動力說¹⁵（運用在古印歐語族的研究），加上考古年代的排比，得出北方（台灣）早而南方（東南亞、大洋洲）晚，也就是說，人群是由北往南移動，因而「台灣為南島語族起源地」¹⁶。

到目前為止，主要的證據支持人類起源於非洲。在舊石器時代，人類分佈的範圍主要在非洲及其鄰近地區。但是到了 4、5 萬年前人類的足跡已經到了澳洲，隨後又進入美洲。如今地球上人類的分佈，遍及不同的地理區與氣候區。這一個現象與過程就是一個值得並有待深入探討的題目。而全球各地有 6000 種左右不同的語言，某些語言屬“大眾”語言（如中、英語），相反的，某些語言，只有數百位使用者，是“小眾”語言。為何某些語族分佈範圍廣大（如南島語族、印歐語族），而某些語族只侷促於一地。對於這些現象要如何去理解，現象背後的動力又是如何？這些都是考古家研究的主要動機與目標。

Renfrew 與 Bellwood 使用農業起源與擴張為人群移動的動力的假說，以作為印歐語族與南島語族擴散背後的動力與解釋模式。這個假說背後的邏輯，依據 Bellwood 去年在科學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可簡述如下：

¹³ 其餘如澳洲國立大學的“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Project”，“Lapita Homeland Project”。此外劍橋 McDonald Institute 的“Prehistory of Language Project” (Colin Renfrew)。

¹⁴ 與其研究相關的方法與假設，請參閱本刊何大安先生的文章。

¹⁵ Renfrew 主要提出農業民族擴張與語族分佈相關的假說—agriculture/language hypothesis。

¹⁶ 目前的說法主要傾向原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在中國大陸東南/中過大陸東南與台灣地區。

「在一萬多年前至將近五千年前，農耕與畜養陸續在世界上九個農業起源地開始發展，這九個起源地，遍及世界各洲，澳洲除外。農業對食物的掌握，顯然遠超過採集狩獵的方式。這使得前者得以挾其優勢，帶著其語言與生活方式，往外擴張。其優勢則來自於 1. 農業比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能養活較多的人，2. 農民採定居的方式，得以累積多餘的糧食，繼而發展較高的技術，更複雜的社會組織，3. 由於人口密集，因家畜而來的傳染病如天花等易在農業社群中散佈，他們也因此發展出免疫力與抵抗力，這也使得他們比狩獵採集的社群有較高的競爭力。」

「這個以農業的擴張說明語族的分佈的模式，其基本假設為：. 史前農業的擴張伴隨著人（基因）與語言。也就是說，農民向外擴張，是在人群與文化兩方面同時取代了周邊狩獵採集民的人群與文化。這個假說只有在考古文化、農業畜養的證據、古人類的遺骸、基因與語言等五項證據俱全時，才能成立。」

由於台灣並非農業起源地，因此 Bellwood 勢必得將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往西推到中國大陸東南，台灣是史前原南島語族往外遷徙的第一站，之後在此分化並繼續向南擴張。這個說法面臨立即的挑戰就是南島語並不見於今日的大陸東南沿海地區。

不同的聲音與挑戰

儘管 Bellwood 有關南島語族擴張的說法是主流。多數的考古學家接受、支持南島語族原居地在北方，早期南島語族分化並繼續向南擴展可能是在台灣發生。不過考古學界仍有不同的聲音，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 Wilhelm Solheim II。Solheim 為東南亞考古的老兵，早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他就提出 Nusantao 的說法，另闢一徑，解釋南島語族的分佈現象。他觀察菲律賓與台灣新石器時代文化，發現彼此之間並無相似之處。菲律賓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可能來自印尼東部，在時間上更早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他反對由北往南擴張之說，而是在島嶼東南亞地區往南北擴展。對於這個擴展的動力與形成的過程，他提出所謂的 Nusantao 的假說。Nusantao 是 Solheim 根據古南島語創出的新詞。Nusan 在古南島語是島嶼，tao 則是人。Nusantao 就是島嶼的人。這一群人居住在海邊，進行海上交換與貿易的活動，他們一方面隨著其活動向外擴張，同時將南島語帶到各處。Solheim 的說法，除了東南亞考古學年代資料的支持，在分子生物學方面，也有有力的證據。例如稻米的分子生物學（基因）的分析，證明菲律賓的稻米是 Indica 而非 Japonica，也就是說，是南方的品種。公元兩千年，宿兵等人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第 97 期刊出一篇「從 Y 染色體看波里尼西亞族群的來源」，推測東南亞可能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並由此分別向南、北擴展。反之，Melton 與 Clifford 等人分析粒線體 DNA，其研究結果卻支持由北往南移的說法。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已經開始進到澳洲、新幾內亞以及 Bismarck 群島。現在也已經證實當時的人就已經從事遠距離的交易活動（黑曜石）。考古學與民族學的證據也顯示有移民回流的現象。加上新幾內亞也是九個農業起源地之一，如果 Bellwood 農業擴張說可以成立，我們自然可以問為何新幾內亞的農民是個例外。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的人群遷徙的現象，顯然有非常複雜的因素與過程。有志者顯然仍須努力。

從相互為證到彼此驗證：一個新綜述的開始

從以上所述，可以知道有關南島語族的研究還有許多問題有待克服。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人（生物的）、語言與文化（器物、物質文化）三者相互之間並非一個不可分的整體，也就是說，三者之間可以有不同的組合關係。血緣相同的人群，可能因為不同的歷史因素，日後操不同的語言，發展出不同的社會文化組織與結構。若試圖從考古資料（主要為當時人的物質文化）反推其背後的人，也會有同類的問題。

不過對人類自舊石器晚期以來的遷徙現象的研究，研究者一致同意需要從多方面的資料同時進行多學科的合作。考古學與語言學的關係，也必須脫離早期相互為證，走向彼此驗證的方向。不同的分析方法，往往牽涉到不同的假設與預設，如何選擇適當的方法，就非常重要，再加上取樣方法的改進，都能幫助往目標邁進。目前無論是考古學的資料、語言學的資料、分子生物學的資料（含人類與馴養動植物的基因分析），本身都有需要進一步改進與發展的地方。三者相互之間，也往往相互矛盾不一致。不過研究者仍然樂觀的認為這是朝向新綜述的一個良好的起步。當然更重要的是需要問對問題，回歸研究的主軸與目的一世界人類史的研究。

參考書目

李壬癸

1979 從語言的證據推論台灣土著民族的來源。大陸雜誌 59 (1): 1-14.

張光直

1987 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島語族起源問題。南方民族考古 1: 1-14.

羅萊 (Barry Rolett)、焦天龍、林公務

2002 航海術、新石器時代台灣海峽的交流與南島語族的起源，《福建文博》
2002(1): 102-107。

語言暨語言學

2001 問題與討論：「DNA 的研究與南島民族的起源」。語言暨語言學 2 (1):
229-278.

Bellwood, P.

1981 The peopling of the Pacific. *Scientific American* 243(5): 74-85.

1984/5 A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origins. *Asian Perspectives* 26(1): 107-117
(1988).

1989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Pacific: some current hypotheses. In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Pacific: A Genetic Trail*, Hill & Serjeantson (eds.), pp.
1-5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s of languages. *Scientific American*
265(1): 88-93.

1995 Austronesian prehistory in Southeast Asia: homeland, expans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Austronesian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ellwood, Fox & Tryon (eds.), pp. 96-111.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6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I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Eurasia*, D. R. Harris
(ed.), pp. 465-498.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Bellwood, P., J. Fox and D. Tryon eds.

1995 *The Austronesians*. Australi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Bellwood, P. & C. Renfrew (eds.)

2002 Examining 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 Cambridge, UK :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Blench, R. & M. Spriggs (eds.)

1997-9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I-IV. One World Archaeology Se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Blust, R. A.

1976 Austronesian culture history: some linguistic inference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World Archaeology* 8: 19-43.

1984/5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s*
26(1): 45-68 (1988).

1995a The position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s: method and theory in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 *Austronesian Studies Relating to Taiwan*, Li et al.
(ed.), pp. 585-650.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No. 3.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5b The prehistory of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a view from language.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9: 453-510.

Chang, K. C. & W. H. Goodenough

1996 Archaeology of Southeastern coastal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In *Prehistoric Settlement of the Pacific*, pp. 36-56.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Diamond, J. & P. Bellwood

2003 Farmers and their languages: the first expansions. *Science* 300(5619):
597-603.

Green, R. & A. Pawley

1999 Early Oceanic architectural forms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linguistic,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Blench & Spriggs eds.*,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III, pp. 31-89. London: Routledge.

Melton T, Clifford S, Martinson J, Batzer M, Stoneking M.

1998 Genetic evidence for the proto-Austronesian homeland in Asia: mtDNA and nuclear DNA variation in Taiwanese aboriginal tribes. *Am J Hum Genet.* 1998 Dec;63(6):1807-23.

Shouse B.

2001 Archaeology. Spreading the word, scattering the seeds. *Science.* 2001 Nov 2; 294(5544):988-9.

Solheim, W. G. II

2000 Taiwan, coastal south China and northern Viet Nam and the 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network.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1-2): 273-284.

Su B, Jin L, Underhill P, Martinson J, et al.

2000 Polynesian origins: insights from the Y chromosome.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0 Jul 18;97(15):8225-8